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「忘己之為大，無私之謂公」。一九〇二年英敏之在津門揮毫寫下的箴言，不僅鑄就報魂，更開闢了一方現代文學的自由疆域。在一百二十三年的歷史長河中，《大公報》相繼推出了一些重要文學副刊，發表過無數作品，推介過諸多作家，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。在這裏，我們擷取幾朵浪花，一窺《大公報》與現代文學、現代文學館的關係。

一、沈從文與《大公報》：副刊裏的文學烏托邦

一九三三年秋，沈從文接掌天津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，在北平達子營二十八號的小院中，開啟了一場文學革新。院中一棗一槐，廂房為編輯部，正屋誕生《邊城》《湘行散記》——這裏既是創作現場，亦是京派文學的孵化器。

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下午，沈從文與張兆和舉行結婚典禮，楊振聲、朱自清等到場祝賀，梁思成、林徽因送了兩床錦緞百子圖單單。九月十日下午，沈從文在家中舉辦茶會，邀請友人商討籌辦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事宜並約稿。九月二十三日，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創刊。沈從文在寫給大哥的信中說：「《大公報》弟編之副刊已印出，此刊物每星期兩次，皆知名之士及大教授執筆，故將來希望殊大，若能支持一年，此刊物或將大影響北方文學空氣，亦意中事也。」（《沈從文年譜長編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十月版）

此後，沈從文與楊振聲以《大公報》「文藝副刊」名義幾乎每個月一次邀請作者聚餐。而巴金當年秋天來北平，就住在沈從文新居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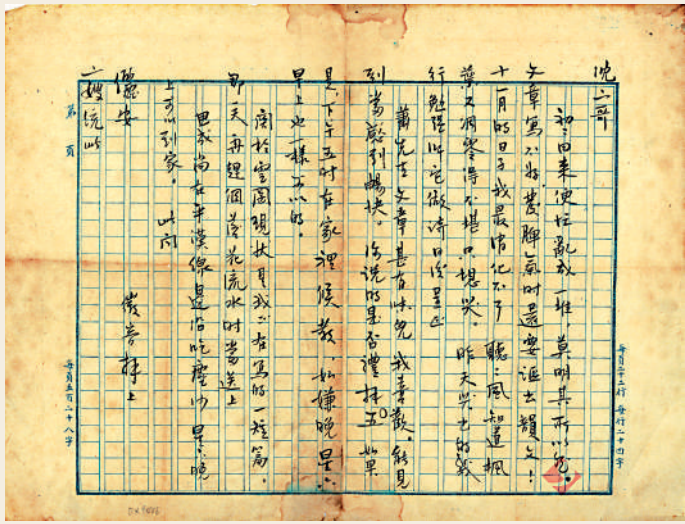
書房內，一住兩三個月。巴金一個月就把長篇小說《雪》寫出來了，沈從文在院子裏寫《邊城》，半年才寫完，只有六萬字。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沈從文發表《文學者的態度》，在「京派」與「海派」論戰中頗為引人注目。這場筆戰實為文學立場的分野，副刊由此成為「鄉土中國」書寫的旗幟，林徽因《九十九度中》、蕭乾《蠶》等經典在此破土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沈從文帶着蕭乾到林徽因家。中國現代文學館現藏林徽因致沈從文信：「蕭先生文章甚有味兒。我喜歡，能見到當感到暢快。你說的是否禮拜五？如果是，下午五時在家裏候教，如嫌晚，星六早上也一樣可以的。」

沈從文如「文學保姆」，修改蕭乾處女作《蠶》，從廢稿堆揀出嚴文井的習作，連載蘆焚（師陀）的《谷》。副刊固定讀者達二十萬人，青年作家在此「從無人理睬到登上文壇」。沈從文白日編發京派作品，夜間伏案寫《邊城》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，沈從文《邊城》創作完成，《邊城題記》發表在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。六月，散文《湘行散記——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》發表於「文藝副刊」。當翠翠在茶峒渡口守望時，達子營院中的棗樹正將影子投在當日校樣上——文學理想與編輯實踐在此渾然一體。

二、一九三六年文藝獎金：京派美學的宣言

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，為紀念「新記」《大公報》復刊十周年，天津《大公報》決定舉辦文藝和科學獎金，暫定辦理三年，每年以一千元充文藝獎金，邀請楊振聲、沈從文、巴



▲一九三三年十一月，林徽因致沈從文信。作者供圖

——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，文藝獎金成絕響。然其標舉的「獨立思想與剛健人格」，已為後世文學評獎立下精神坐標。

三、巴金一呼：文學館落成的破局之筆

一九八二年夏，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址懸擱，巴金提筆寫下《再說中國現代文學館》，投向香港《大公報》：「文學

館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歲老人葉聖陶同志寫好，就是找不到地方掛出來！」「倘使能在北京看到文學館，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。」胡喬木見報後，立即將文章轉交北京市副市長白介夫。十日內，白介夫安排佔房單位遷出萬壽寺西院。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，「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」在萬壽寺掛牌。

從沈從文在達子營院中校改《邊城》的深夜，到林徽因勾選《日出》評審表的朱筆，再到巴金疾呼建館的鉛字——《大公報》始終是現代文學的「平行現場」。此刻，當我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輕撫梁羽生與金庸對弈的棋盤，或凝視卜少夫、李輝英文庫中的泛黃紙頁，似乎依然看見《大公報》躍動着的創刊初心：「江湖雖遠，文章不朽。」

值此《大公報》一百二十三年華誕，謹以小文致敬所有守護星光的人。

當代人的精神返鄉——讀王蒙《詩詞中國》有感

燈下集
袁偉建

在資訊爆炸的數字時代，我們被碎片化的內容包圍，靈魂卻日益感到乾涸。王蒙先生最新著作《詩詞中國》恰如一股清泉，浸潤着現代人的精神家園。這部作品以《卿雲歌》開篇，貫穿李白與毛澤東的《憶秦娥》比較，延伸至毛澤東鍾愛的《隨園詩話》，不僅是一部詩詞賞析集，更是一次對中國詩意傳統的深情回眸，一場為當代人身量定製的精神返鄉之旅。

《詩詞中國》最動人的特質在於它超越了簡單的文學評論，成為一座連接古今的詩意橋樑。當王蒙將李白的「簫聲咽，秦城夢斷秦樓月」與毛澤東的「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」並置解讀時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位跨越千年的詩人對同一詞牌的演繹，更是中國詩歌精神的一脈相承與時代流變。王蒙以其獨特的視角，揭示了詩詞如何成為中國人情感表達的基因密碼——無論是盛唐的浪漫飄逸，還是革命年代的豪邁激越，都在平仄格律中找到了最恰切的表達形式。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，讓古典詩詞不再是博物館裏的陳列品，而是依然跳動着的文化心臟。

王蒙對《隨園詩話》的着重探討尤其耐人尋味。袁枚這部清代詩話主張「性靈說」，強調真情實感與個性表達，反對形式主義的模仿。毛澤東一生鍾愛此書，這一細節被王蒙敏銳捕捉並深入闡發，揭示了在中國詩歌傳統中一以貫之的創新精神。在《詩詞中國》中，我們看到的不是對古典的頂禮膜拜，而是對詩歌創作本質的思考——真正的詩性永遠與時代共振，與人性相通。王蒙通過剖析《隨園詩話》的影響，巧妙打破了「傳統即保

守」的刻板印象，展現出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的內在動力。

當代社會面臨着「祛魅」困境——科技理性解構了神秘，消費主義稀釋了深度，人們生活在一個被「扁平化」的世界裏，逐漸失去對超越性價值的感知能力。《詩詞中國》恰恰提供了「復魅」的可能。當王蒙帶領讀者品味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的意境時，他不僅是在講解唐詩技巧，更是在重建一種整體性的感知方式，一種與自然、與歷史、與永恆對話的能力。這種詩意的「復魅」不是簡單的懷舊，而是為困在鋼筋水泥中的現代人打開一扇通向精神自由的天窗。

《詩詞中國》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於它重新啟動了詩詞的「社交屬性」。在古代，詩詞是文人交往的媒介，是情感交流的工具，是公共領域的組成部分。王蒙通過對一系列詩詞作品的解讀，恢復了這一被遺忘的功能。當他討論毛澤東如何借古詩詞與傳統文化對話時，當我們跟隨他的引導與李白、杜甫、蘇軾神交時，詩詞重新成為連接人與人、過去與現在的紐帶。在這個社交媒體盛行卻人際疏離的時代，《詩詞中國》示範了一種更有深度的精神交往方式。

王蒙的語言風格為這部學術底蘊深厚的作品增添了親和力。他善於將專業知識轉化為生動敘述，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剖析詩詞奧妙，使普通讀者也能領略其中三昧。這種講述方式本身即是對詩教傳統的現代詮釋——在古代，詩詞本就是雅俗共賞的藝術形式，王蒙繼承了這一傳統，讓《詩詞中國》成為專業性與普及性完美結合的典範。

《詩詞中國》最珍貴的或許在於它喚起了我們對「詩意棲居」的嚮往。在海德格爾看來，現代技術的本質使人遠離了本真的存在方式。而王蒙通過對中國詩詞傳統的梳理，為我們指明了另一種可能——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保留一份對月吟詩的雅興，在功利計算之外培養觀物取象的詩性思維。這不是逃避現實，而是以更豐富、更完整的方式擁抱現實。

當讀完《詩詞中國》的最後一頁，讀者收穫的不僅是對具體詩詞的理解，更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新眼光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王蒙完成了一項重要工作——他讓中國詩詞傳統從學術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，重新成為普通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這部作品如同一把鑰匙，為我們打開了通往中國文化深層密碼的大門，也為我們返回自身的精神家園指明了路徑。這樣的返鄉之旅顯得尤為珍貴而必要。

君子玉言
小 香

上周乘高鐵商務座把母親送回老家，安頓好，我的心終於能夠稍稍安落下來。母親發現病情三個月，住院七十天，其中在京八十天，住院五十四天。我除了感冒發燒，幾乎天天跑醫院，有時一天早晚兩次跑。身體的勞累倒在其次，主要是心理的壓力。

第一重壓力是母親病情兇猛突然，沒有給我們任何思想準備。第二重壓力是治療的不確定性，年高體弱病重，醫生用任何方案都小心翼翼，走一步看一步。二十次放療，連經驗豐富的鍾主任都說，「能做幾次算幾次吧。」期間數次檢查驗血，每次檢驗結果都一片紅字提示「*項異常」，血象異常更是多達十八九項，看得我心驚肉跳。又不敢跟母親說，跟姐妹講她們也似懂非懂。放療進行到一半時，血色素降到七克以下，屬於極重度貧血。我每天提心吊膽，每晚上要問護工一聲「老太太沒事吧？」才敢睡下。及至出院後一周內，母親兩次血尿，第一次從夜裏到早晨，血尿七八趟。當時家裏只有我和母親，母親緊張我也害怕。叫了救護車送急診，一個人跑着交費推輪椅排隊等醫生處置，在母親一聲聲喊痛中偷偷抹淚……

第三重壓力是母親的情緒。母親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，身體好時頭腦清晰機敏，身體不好時就東想西想，遇上下雪、聽見鳥鴉叫都聯想很多。生病住院以來，幾乎每時每刻都愁眉不展，任做什麼飯都不肯吃，頂多勉強吃幾口——前期是因為情緒，後期主要是因為放療反應。可以說，各項指標的兇險和頻頻的狀況+情緒低落+不吃東西，貫穿母親整個治療過程。

我一邊跟醫生保持溝通，一邊哄老太太開心，東拉西扯說好玩的事，說外面的花開了特別好看；一邊盡量把病情輕描淡

縫合自己



▲居京三個月後，母親再回家鄉。作者供圖

寫，這周指標比上周好，今天比昨天多走了幾步，體重比入院時重了兩斤；一邊想方設法弄各種吃的，先生一個「北京大廚」自學成才成了「江浙廚子」，做母親愛吃的南方菜。我連動帶嚇唬——有時也得說點「狠話」逼着吃東西喝營養粉去樓道走路活動……母親略展笑容胃口略好略走幾步，我們都開心得不得了。

那段時間，每天在家——地鐵——醫院之間跑，全部的生活目標和內容，就是照顧母親。面對母親時，母親垂頭皺眉不吃東西令我焦急萬分；想起母親時，還是琢磨讓母親放鬆吃下東西，想帶母親出來看看花。母親年近九旬，性情有點像老小孩了。我並不指望母親能改變一輩子的心態，只希望母親平平安和。而母親的各種狀況如同一個漩渦，令我纏裹其中，我想帶着母親掙脫出來，卻發現自己已經無力可用無計可施。

常常地，探視後出了醫院大門，我坐在東單公園的長椅上默默流淚發呆；坐在地鐵上，口罩背後全是淚水；甚至刷着牙突然間也淚流滿面……有時妹妹打電話問

情況還是忍不住哽咽……不敢一個人待着，但就得一個人待着。一個人消化掉所有的惶恐、憂傷、無助、疲憊，一個人強撐笑容去問醫生、去安慰母親，一個人惡補相關醫療知識術語。把母親要吃的藥一一寫好標籤和服用說明用小夾子別在袋子上，連母親的藥敏都做筆記告訴醫生，侯大夫都說老太太您女兒多細心啊……從三月底到五月中旬，自己咳嗽一個多月，夜裏咳得不能平躺，喉嚨嘶啞幾近失聲。趁看望母親的時候一個人悄悄到腫瘤科拍了個肺CT，排查萬一。吃了幾種藥才好。

好在，終究是扛過來了！母親五月下旬出院後一周還出現血尿，六月五日回老家坐高鐵時還掛着導尿管。如今，出院整整一個月了，母親又回歸正常生活：可以自己網購，吩咐保姆幹活，自己主動問營養科怎麼吃自己動手沖；可以坐在天井裏曬太陽；親戚街坊來看，說話聲音大了底氣也足了……

一切都在好起來！歲月並不總是款款而來，生活中還有太多的猝不及防，我們除了應急處理，還得學會收拾自己的心情。充滿不確定性的世間，我們唯一能確定、能把持的就是自己的心情。世事無常吾心有常。無常來臨時，會有一時的不能接受，但不能永遠抵觸抗拒。無常似洪水，既然攔不住，一味的抵觸抗拒只會造成淤堵，把我們的身心生活衝撞得混亂失序。不如去接納無常，來勢雖兇猛，受之則順緩，讓它緩緩流過，讓自己的身心變成一個通道，如同河流在原野中蜿蜒而去，如同風在森林中穿過。你能接納它，能平復它，它就不會橫衝直撞，就不會氾濫成災。

歲月靜好只是片刻，一地雞毛才是常態，突如其來也不可避免。我們能有勇氣活下去，不是因為堅強，而是因為學會了接受無常。接受風雪，接受冷暖變幻，再有點閒心去回眸朝陽晚霞、去仰望雲朵星空，那我們就能夠自由地生活着，永遠走在看花的途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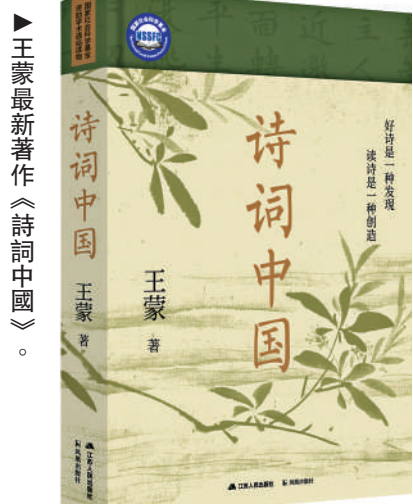
「送戲下鄉」

從六月十六日開始，浙江婺劇藝術研究院（浙江婺劇團）到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白洋街道後陳村開展「婺風國潮 唱響後陳」送戲下鄉活動，劇團一百餘名青年演員參加本次三天四晚多場演出，帶來《鬧天宮》《文武八仙》《白蛇傳》《梳妝》《三請梨花》《拷打提牢》《三打白骨精》等經典劇目，受到在場村民的歡迎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



►王蒙最新著作《詩詞中國》。